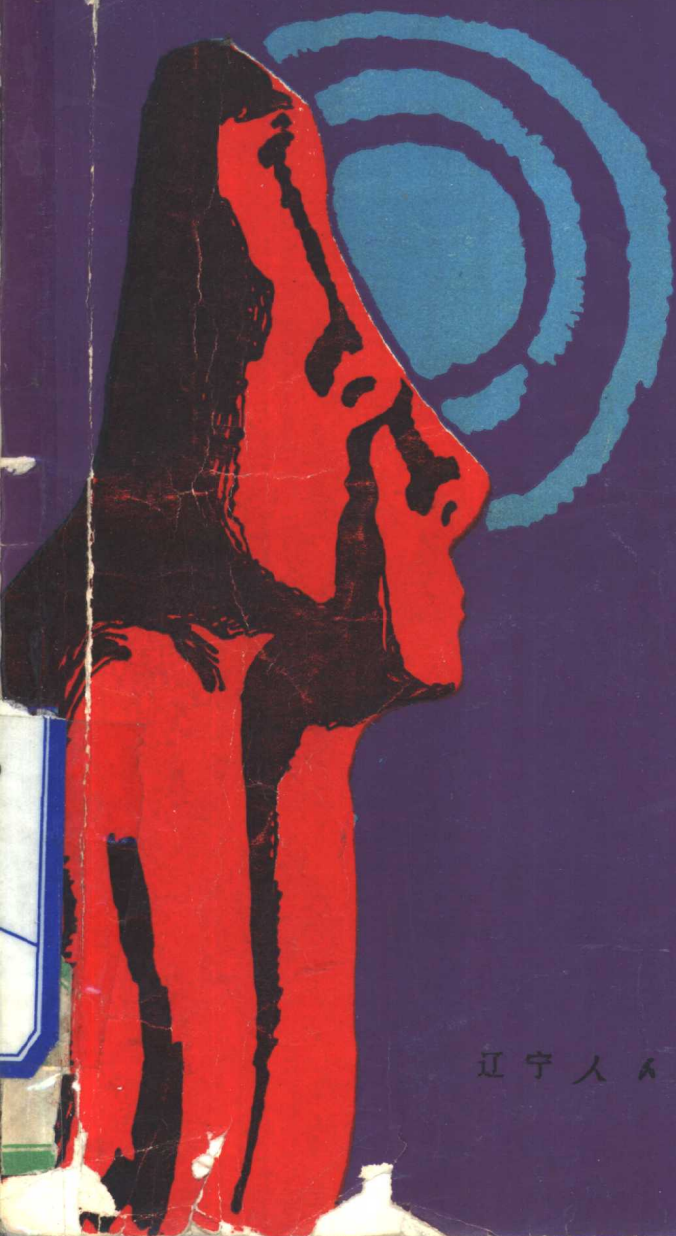


埃利希·冯·丹尼肯 著
郭 伟 译

天外来客



辽宁人民出版社

天外来客

埃利希·冯·丹尼肯 著

郭 伟 强 译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沈阳

内 容 提 要

人们一般都习惯于在久已形成的范畴内思考。该书的作者在对人类起源和远古文明的探索方面，观点异常新颖，论述极其大胆。从根本上摧毁了基督教所信奉的上帝形象：上帝不是神，而是古人对外太空飞到地球来的宇航员的幻影。当本书十年前一出版，便引起西方社会一阵喧哗，掀起了轩然大波。

这是一本科学探索性的书，提出来的问题比较重大，它对开阔视野，活跃思想是很有益处的。

天 外 来 客

埃利希·冯·丹尼肯著

郭伟强 译

*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frac{1}{4}$ 印张：5 $\frac{1}{2}$ 插页：12

字数：110,000 印数：1—16,300

1981年9月第1版 1981年9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90·308 定价：0.56元

序

写这本书要勇气，读这本书也要勇气，因为它的理论和证据与传统的考古学辛辛苦苦地坚定地描绘出来的图象不相吻合。学者们会称它为胡说八道，并将它列入最好不去问津的书目中。一般的外行人呢，当他们面临着这种可能性，即发现我们的过去比发现未来更加神秘，更加富有冒险意味时，将会缩身于为自己所熟悉的世界的蜗牛壳中。

尽管如此，有一件事却是肯定无疑的。我们的过去，千千万万年前的过去，有着矛盾的地方。远古时有许多不为人们所知的“神仙”，坐着宇宙飞船，到原始的地球上来访问过。地球上曾经有过无法令人相信的技术上的成就，有着无穷无尽的技术知识，而我们今天却只发现了其中一部分。

我们的考古学也有矛盾的地方！因为我们发现，几万年前就有电池，有穿着用白金扣针扣着的完整的宇宙服的奇怪的动物，有十五位数字的号码——这是任何电子计算机都未曾记录过的。早期的人类究竟从何处取得了能创造出无法令人置信的事物的本领？

我们的宗教也有不合情理的地方。各种宗教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它保证帮助和拯救人类。原始的“神仙”也作过这样的保证。它们为什么不遵守诺言？为什么它们要用超现代化

的武器去对付原始的人类?为什么它们要有计划地消灭他们?

让我们习惯于这种思想吧,即过去千百年来所建立的理性世界将要崩溃。几年来的精确研究已经推倒了我们自己在地球上建筑起来的精神大厦,藏匿在秘密社会图书馆中的知识正在被发现,宇宙航行的时代已不再是充满神秘的时代。旨在太阳上和星星上登陆的宇宙航行,同时也在为我们探测深渊——我们的过去。神仙祭司,帝王将相和英雄好汉,一个个从黑暗的深渊中冒身出来。我们必须向他们挑战,令他们将秘密和盘托出,因为我们拥有发现过去的一切而不留下任何空档的手段——假如我们果真愿意这样做的话。

现代化的实验室,必须将考古工作接管过来。考古学家必须带上极敏感的测试仪器到古代遗留下来的废墟中去考察。要寻找真理的祭司、牧司,必须重新开始怀疑业已确立的一切事物。

远古的“神仙”,曾为我们留下无数的踪迹。这些,我们今天才首次能够读懂或解释。这是因为,今天的热门话题宇宙飞行,对千万年前的人类来说,并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个现实。我宣称,在远古,我们的祖先曾接待过天外来客。即使我不晓得这些天外来客究竟是谁,来自哪个星球,但我宣布,这些“生客”部分地消灭了当时存在的人类,并生产了一种新的,也可能是第一次的人类。

这种说法是革命性的。它将已经建立起来、看来是完美无疵的精神大厦打得粉碎,我的目标就是要为这一说法提供证据。

埃利希·冯·丹尼肯

目 录

序	1
1 宇宙间是否存在高级生灵?	1
2 当我们的宇宙飞船在地球上着陆时	7
3 充满秘密的难以想象的世界	14
4 上帝是否就是宇航员?	36
5 天外焰车	47
6 是古人的想象呢, 还是古代的事实?	57
7 古代之奇还是宇宙航行中心?	76
8 复活节岛——鸟人之乡	92
9 南美之谜及其它怪事	99
10 地球在宇宙中的经历	111
11 直接通讯的寻找	134
12 明天	154
译后记	158

宇宙间是否存在高级生灵？

在宇宙空间，我们这些二十世纪的地球上的公民们，并不是如人类一般的唯一的生物，这可以想象吗？由于没有其它星球上的人可供博物馆展览，“有人的星球只有地球”这个回答似乎仍然合法和令人信服。然而，只要我们对最新的发现和研究工作的成果作一仔细分析和考察，问号就会多如森林之木。

天文学家说，在晴朗的夜空，肉眼可见的星星约有四千五百颗。一个小天文台的望远镜约可看见两百万颗星星，而现代的反射望远镜则可将数以百万计的星星——银河里的小光点——带到观察者的眼前。然而，在宇宙的巨大空间，我们的星系却又是另一个大得无法比拟的星系的一小部分——这个星系由一串银河系组成，在半径为一百五十万光年（一光年等于光一年所走的距离，即 $186,000 \times 60 \times 60 \times 24 \times 365$ 英里）的空间里约含有二十个银河。这样巨大的行星数目，如果与电子望远镜所观察到的螺旋状星云相比，却又渺小得很。从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情形看，我应强调指出，这种研究工作还是刚刚开始。

天文学家哈尔罗·沙普雷估计，我们的望远镜所及的星球数目约有 10^{20} 个。沙普雷是用千分之一的星球数去组成他的星系学说的。我们可以说，他的估计是非常谨慎的。然而，如果我们仍然以此估计作为基础进行推测，即只有千分之一的星球上才具有生命存在所必需的条件，那末，这个数字也达到了 10^{14} 。沙普雷问：在这个真正的“天文学”数字中，有多少个星球具备适合生命存在的空气？千分之一？若如是，那有着适合生命存在的前提条件的星球数目也大得令人难以置信 (10^{11})。即使我们假定，在这个数目中，又只有千分之一的星球才产生生命，那末，我们估计会有生命的星球也仍有一亿颗之多。这种算法是以今天所具有的望远技术为基础的，我们不要忘记，望远技术是在不断地改进的。

根据生物化学家 S·米勒博士的理论，生命以及与生命有关的各种主要条件可能已在这些星球中的某一个星球上发展得比地球更快。假如我们接受这一大胆的假设，那末，比我们更加先进的文化可能已在十万个星球上发展起来了。威里·莱依教授（著名的科普作家，维尔纳·封·布劳恩教授的好友）在纽约对我说过：“光是在我们银河系里，星星的数目约有三百亿个。我们的银河系里有一百八十亿个星系，这个数字是当今的天文学家所能接受的。如果我们将这个数字尽量减小，并假定各星系之间的距离是这样调定的，即在这些星球中百分之一是在它自己的太阳的生态环境中沿轨道旋转，那末，能有生命存在的星球数目依然有一亿八千万之巨。如我们再进一步假设，在这些能有生命存在的星球中实际上只有百分之一的星球产生了生命，那末，有生命存在的

星球仍然有一百八十万个。让我们再进一步假定，在每百个有生命的星球中，只有一个星球上有象人类那样文化水平的生灵生活着。最后一个假设如成立，那末，在我们的银河系里，有高级生灵居住的星球数仍达到一万八千。”

最近的计算表明，在我们的银河系里有一千亿颗恒星，实际的数字比莱依教授的谨慎的计算可能会高得无法相比。

用不着去援引乌托邦的数字或将未知的银河系考虑在内，我们便可推测，条件与地球上比较相似的（对生命的存在必不可少的条件）星球约有一万八千个。我们可以再进一步，假如在这一万八千个星球中只有百分之一的星球有生灵居住，余数也有一百八十呀！

用不着怀疑，与地球相类似的星球——有相类似的混合空气，类似的重力，类似的植物，甚至有类似的动物——是存在的，然而，能有生命的星球，是否非有类似地球上的条件不可呢？

认为只有在地球上那种的条件下生命才能繁荣昌盛的观点，已被研究工作的成果变为陈腐过时了。认为没有水和氧气就不能存在生命是错误的。即使在地球上，也有些生命形式是无需氧气的，它们叫做厌气细菌。一定数量的氧气就会象毒药一样起作用。为什么不能有不需要氧气的更高的生命形式呢？

在每天取得的新的知识的压力下，我们必须使我们的精神世界里的图象变成最新的图象。注意力集中在地球上的科学研究直到最近还一直在称赞我们的地球是个何等理想的星球。它不太热，也不太冷；它有许多水；它有无限量的氧

气；有机变化的过程不断地使自然返老还童。

事实上，认为生命只能在类似地球那样的地球上存在和发展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据估计，地球上有一两百万种不同的生物。其中——这亦是估计——一百二十万种已为科学所“认识”。而在这些被科学认识的生命形式中，根据现在的看法，本来也不应能活着的！我们必须将生命存在的前提研究出来，并重新加以测试。

例如，人们会认为，在高度放射性的水中是没有细菌的。然而在事实上，在原子反应堆周围的毒水中，有些细菌却能适应这种环境。科学家西格尔做过一次试验，这次试验听起来真是怪诞。他在自己的实验室中制造了木星的大气条件，并在这个条件下繁殖细菌和小虱——这个条件与迄今为止我们为“生命”规定的先决条件毫无共同之处。氨、甲烷，以及氢气，并没有将它们置于死地。布里斯托尔大学的昆虫学家希恩顿和布兰姆二人所做的多次试验产生的结果亦同样惊人。两位科学家将一种小虫放在摄氏一百度的温度下搁置数小时，把它弄干，然后立即将这些“受害者”放进液态氮里——众所周知，它是与宇宙空间一样寒冷的。经过大量放热后，他们将小虫放回到正常的生活条件中去，这些小虫的生态功能继续得到发挥，生出了完全“健康”的小虫。我们亦知道有能在火山里生活的细菌，吃石头的细菌，以及产铁的细菌。问号如林，越来越多。

许多实验中心都在进行实验，对生命绝不是要有地球上的生命所需的前提条件才能存在的证据正在积累。世世代代以来，世界好象是围绕着地球上的生命的规律和条件转的。

这种信念歪曲和模糊了我们看问题的方法，它给科学工作者的眼睛蒙上一层布，使他们在考察宇宙时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我们的思维标准和系统。划时代的思想家台拉德·德·沙丹指出，在宇宙中只有异想天开的东西才是真实的。

如果将我们的思维方法反过来，那末，另一个星球上的高级生灵就会把他们的生存条件作为标准。假如他们是生活在摄氏零下 150° — 200° 的温度中，他们就会认为这个温度（如同我们所知这是会使生命毁掉的）在他们的星球上，对生命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这与我们试图用来照亮我们的依然漆黑一团的过去的逻辑是可相提并论的。

我们之所以有理性，能够客观，是因为自我尊重之故。在此时或彼时，每一种大胆的理论都好象是乌托邦。然而，又有多少个乌托邦一一成了现实！当然，这里所举的例子都是为了要指出最深远的可能性。但是，一旦我们今天尚无法想象的不可能的事情，有朝一日，证明已经发生时，障碍就会土崩瓦解，使我们可以接近仍被宇宙藏匿起来的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未来的人们将会在宇宙中发现我们从未梦想过的各种各样的生命。到那时，即使我们已看不见了，他们也会接受这个事实，即，在宇宙间，他们并不是唯一的也肯定不是最古老的文明人。

据估计，宇宙的年龄在八十亿与一百二十亿年之间。在显微镜下，陨石里显出了有机物的踪迹。千百万年前的细菌苏醒了过来，获得了新的生命。在阳光驱使下游离在宇宙空间的芽胞，偶尔也会被某一星球的引力场俘获。千百万年来，在造物的永恒的周期中，新的生命不断在发生、发展。

在对世界各地的各种石块进行的无数次的仔细的检查分析中，事实证明，地壳是约在四十亿年前形成的。不错，科学知道一百万年前存在着某种象人的东西！但在时光的巨流中，科学不过是堵起的一条小溪罢了——七千年的人类历史，而这也是在经历了千辛万苦后，在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冒险及猎奇后取得的。然而，与宇宙的亿万年历史相比，七千年的人类历史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们——生灵的典范？——花了四十万年的时间才达到目前的思维水平和身材。谁能拿出证据来说明，别的星球不能为别的或类似的文化的发展提供更加有利的条件？有没有理由证明，在另一星球上没有与我们相等或优越于我们的“竞争者”？我们是否有权利抛弃这种可能性？迄今为止，我们是这样做了。

支撑我们的智慧的支柱多么经常地倒卧尘埃啊！在千代万代人中，地球被认为是扁的。千万年来，太阳绕地球旋转这一铁的规律都在起作用。我们仍然在相信地球是万物的中心，虽然已经证明，地球不过是离银河中心三万光年的一颗大小微不足道的普通的星星而已。

承认我们自己是微不足道的时间已经到了，去发现尚未探索开发的宇宙的时间也到了。只有到那时，我们才会明白，在宇宙空间中，我们不过是小小的蚂蚁罢了。但是，我们的未来和机会却寓于宇宙之间——“神仙”就曾这样许诺过。

只有向前看我们才会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去老老实实地、公正无邪地研究我们的过去。

2

当我们的宇宙飞船 在地球上着陆时……

小说家尤尔斯·维尔纳是大家公认的科幻小说的鼻祖。他的许多幻想已不再是科学幻想，当今的宇航员绕地球一周的时间也已是86分钟而不是80天。我们现在要描述一下一艘宇宙飞船在想象中的旅程中会发生何种情况，但这个旅程变为可能所需的时间，比尤尔斯·维尔纳之80天内绕完世界一周的狂妄想法变成86分完成这个旅程的现实要快好几十年。但是，让我们别把时间搞得这么短吧！我们假定，飞向某个未知的遥远的星球的宇宙飞船离开地球的时间是在一百五十年后。

宇宙飞船将会象今天的远洋客轮一般大小，发射重量约十万吨，燃料重量约九万九千八百吨，就是说，其有效自重小于二百吨。

不可能吗？

现在，我们已能在沿某个星球飞行的轨道上一块一块地安装宇宙飞船。然而，用不了二十年，这项安装工作也会变成毫无必要，因为有可能在月亮上安装一艘巨大的宇宙飞船。另外，为明天的火箭推进力而做的基础研究工作正在全力进

行。未来的火箭主要靠核子的熔解来推动，并以接近光速飞行。一个崭新的大胆的方法是使用光子火箭。对单个的基本粒子所作的物理试验证明，这方法是可行的。光子火箭所负载的燃料使火箭的速度极接近光速，使相对效果，尤其是发射点与飞船之间的时间膨胀，能最大限度地起作用。燃料将会转化为电磁辐射，以光速喷出，形成推进力群。从理论上说，一艘装有光子推进力的宇宙飞船速度可达光速的百分之九十九。在这个速度下，我们的太阳系的疆界就会被炸开！

这真是个扣人心弦的想法。但是，处在一个新时代边缘的我们应该记住，与在技术上迈过大步的我们的祖先一样，我们也步履蹒跚：铁路、电力、电机，第一辆小汽车，第一架飞机。我们破天荒第一次从空气中听到音乐；看到了彩色电视；目击了第一艘人造宇宙飞船上天，并从绕地球旋转的卫星上得到新闻和照片。我们的子孙后代将会继续进行星际飞行并在拥有大量技术装置的设施里研究宇宙。

现在，让我们跟着想象中的宇宙飞船吧，其目标是飞向遥远的某颗恒星。为了消磨旅途时间，宇宙飞船机组人员应该干些什么？对此进行一番想象，肯定是非常有趣的。因为不管他们飞了多大的距离，也不管对留在地球上的人们说来时间爬得又有多慢，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还是有效的。在接近光速飞行的飞船上，时间过得比地球上的慢。这听来好象不可置信，但实际却是如此。

如果飞船以等于光速之百分之九十九的速度飞行，那末，在宇宙里飞行的机组人员度过了14.1年后，那些留在家里的人们已经度过了一百年。根据罗仑斯变换律，宇宙航行

员与地球上的人们之间的时差，可由下列公式算出：

$$\frac{t}{T} = \sqrt{1 - (v/c)^2}$$

(t = 宇宙飞行员的时间)

T = 地球上的时间

V = 飞行速度

C = 光速)

宇宙飞船的飞行速度可用阿卡科特教授的基本火箭方程推算出来：

$$v/w = \frac{1 - (1-t)^2 w/C}{w/C [1 - (1-t)^2 w/C]}$$

(V = 速度 W = 喷气速度

C = 光速 t = 发射时之燃料负荷)

当飞船接近其目标时，毫无疑问，机组将会检查各行星情况，定下方位，分析光谱，衡量重力和算好轨道。最后，他们会选择与地球的条件最接近的星球作为着陆地点。假如飞船经过了，比方说，八十光年的旅程后，其燃料已全部消耗净尽，重量仅为自重，机组人员必需在目的地重新往飞船的燃料库里装进裂变物质。

现在，让我们假定，被选中的登陆地点上的条件与地球上的相似。我已经说过，这种假设决不是不可能的。让我们再进一步假设，这个星球上的文明程度与八千年前地球上的发展情形相差无几。当然所有这些都必须在着陆前很久就用飞船上的仪器加以证实。自然，宇宙飞行员会把着陆点选在靠近有裂变物质的地方。他们的仪器能又快又准地显示出在

哪个山里能找到铀。

飞船按计划着陆了。

我们的宇宙飞行员看见了制造石器的生灵；看见他们用投枪追杀猎物；成群的山羊和绵羊在草原上吃草；原始的陶工在制作简单的家庭用具。宇航员看到的是一个奇特的景象！

然而，这个星球上的原始生灵对刚刚着陆的庞然大物以及从里边爬出来的人们会有什么想法呢？让我们不要忘记，八千年前我们也是半野蛮人。所以，经历这件事的半野蛮人会把头伏在地上，连眼皮都不敢翻一下，这是不足为奇的。时至今日，他们还一直在崇拜太阳和月亮；现在呢，惊天动地的事情发生了：

神仙从天而降！

这个星球上的居民们会从安全的藏身所窥视宇航员。宇航员戴着有铁杆的怪帽（带天线的盔）；黑夜被弄得如同白昼（探照灯），使他们目瞪口呆；这些生客不费吹毛之力便能上天（火箭皮带），使他们大惊失色；当这些可怕的未知的“动物”蓦然升入空中，发出嗡嗡之声和隆隆之声时（直升飞机，万能车）他们再次伏首于地；而当山里传来“轰隆”一声时（试爆），他们慌忙逃回洞中躲避。毫无疑问，对这些原始人说来，我们的宇航员就好像是万能的上帝！

日复一日，宇航员们继续艰苦作业。不久，一个由牧师或医生组成的代表团便前来与宇航员接触。他们的原始的本能告诉他们，他就是头头，要与神仙接触就得找他。他们带来礼物，向来客朝拜。可以想象，我们的宇航员在电子计算机帮助下很快便学会了当地居民们的语言，并能用他们的语言

表示感谢。然而，尽管宇航员们用野蛮人自己的语言向他们解释，这并不是什么神仙从天降，并不是什么值得崇拜的较高级的生灵前来拜访，但都无济于事。我们的原始之友并不相信。宇宙飞行员来自其他星球，很明显，他们有着巨大的力量，有能力作出奇迹。他们一定是神仙！宇航员们想解释，可以给他们以帮助。这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这远远超出了这些人的理解力范围，而宇航员的入侵，把他们给吓坏了。

虽然不可能将着陆之后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一一想象出来，下列各点在预先制订的计划中会占有地位：

一半的居民会被争取过来受训，以寻找天坑，此天坑系为了回地球的需要采掘裂变物质时炸出来的。

居民中最聪明者将被选为“国王”。为了使他的权力能为人们所见，宇航员们将会给他一部收音机，使他能够在任何时候与“神仙”联系和对话。

宇航员们将会把文明的最简单形式及某些道德观念教给土人，以便发展社会秩序。几个专门挑选出来的妇女将与宇航员婚配受孕。这样，越过自然进化阶段的新种族便会产生。

从我们自身的发展中，我们知道这个新种族需要花多少年月才能成为空间专家。这样，在宇宙飞行员返回地球之前，他们会留下一些清楚可见的标记。这些标记只有在很久很久以后才能为有高度技术和数学知识的社会所了解。

任何警告我们的门徒“有危险”的尝试都很少有可能成功。即使我们将地球上最可怕的战争影片和原子弹爆炸的影